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繡球  
第三十回 伸民權公議獨立 歸夢境暫束全書

話說那委員勸慰了黃通理，想請黃通理帶幾個人，到豬大腸衙門賠個不是，將就了結，說道：「這樁事我已打聽得前後底細，豬大腸未免辦事操切，不順輿情。但是當官聚眾，他們那些年輕先生們也弄左了。現在上頭都曉得，不全是地方上的過處，特地委我來就事調停。我想辦事的法子，總要化大為小，化小為無。豬大腸雖然不好，也被他們糟蹋夠了，事情不得下篷。你老先生是學問好，閱歷深，這事原只為了你先生一人，還請你先生係鈴解鈴，勸勸大家，同到豬大腸那邊去請個安，賠個罪，我從中在裡面替你們調處，就是豬大腸一時不肯服氣，也有我擔代。至於先生們的下情，以及要照辦的事，等我回省銷差，回明上頭，求上頭札飭地方官，仍舊照辦，就依著你們公呈上的話說上去，總把事情圓全過來。一切在我身上，你老先生放心就是了。」這委員如此說法，在黃通理那邊聽的人，有的聽說要請安賠罪，都不以為然，有的聽說他能回明上司，允準照辦，也未為不可，此談彼論，大家不決。當時黃通理回答那委員說道：「上頭委閣下到此查辦，一定要查為頭滋事的人。這事雖出於大眾激成功的，確實不錯，是為在下一人而起。如今叫在下勸大眾去賠禮，怎麼對得住大眾？萬一大眾越發激憤起來，累你把這件案子，也完結不了。在下的意思，情願跟著你進省，只說帶了為頭滋事的人，聽憑上頭髮落，這就你的差使繳銷，我的事情，等我同上頭自己交接，與你無干。」

黃繡球在屏後接嘴喊道：「是呀！」那委員聽見這一聲，又聽得屏背後好像有多少男男女女，七嘴八舌，都講：「我們一定照我們的辦法，不要理他。」又聽見一個人說：「這委員，他道能回明上司，准我們把事情復舊，那句話真是騙三歲小孩子。如今這班老奸巨猾的官，專會拿這些話敷衍騙人。」又像是幾個女人答道：「管他是騙是真，我們總拿定主意，趁此幹起來。」那些說話聲音，喉嚨都很高的。委員聽了甚為驚怪，望著黃通理半天，問道：「你老先生家裡，究竟還聚著多少人？議論不休，不像是個息事的樣子，依你跟我進省，便怎麼樣呢？」黃通理道：「已經說過，你拿我去銷了差，後事便不與你相干。」委員看黃通理詞氣決斷，心上很嫌他倔強，嘴裡卻仍是圓轉，又談了好些。

回至豬大腸衙門，豬大腸再三央求他，要拿幾個人重辦重辦，先是黃通理萬不可恕。委員又挽了人兩面調處，耽擱了幾天，只是料理不下。外面那哄動的風潮，就日甚一日，委員照著官例，又飛稟請兵彈壓。地方上得了信息，更加關得利害，一時之間，連施有功那地方的紳耆百姓都來了好多。

聽得黃繡球創議自立的道理，各人心個個願意，便有的說：「我們生長在地方上，自從祖宗一直下來，何嘗曉得世界上有一點點事？只曉得戴著皇帝，服著做官的，送不完皇上家的租稅錢糧，受不盡做官的臉嘴脾氣，不論唸書做生意，皇上家並不管我們的生路。有一個錢的財業，無要被皇上家捐去半個，還要被做官的敲去半個。皇上家只拿個金頂子、銅頂子哄騙我們。我們拿這些頂子換不得飯吃，倒反有了頂子拘束住，什麼都做不來。倘使沒有這個撈什子，好比種田做生意的，那個不是清清白白的人？卻就說是末等下流，格外的看不起。偶然做錯件把事，或是鬥了兩句嘴，捉到官裡去，就跪斷了兩隻腿，打爛了兩面屁股，關在牢裡，比鄉下的豬圈狗窠還要不如。正正經經有事請官判斷，官也不問曲直，不管原告被告，一樣的下跪，一樣的下跪，伸手只是要錢。有了錢，不怕殺人都是應該；沒得錢，不怕老子打兒子都是犯法。我們從小兒跟著祖父下來，以為從古至今，普天之下做人就是這個樣子，所以也安心服貼。唸書的苦巴巴騙個頂子，種田的苦巴巴完了錢糧，做生意的勉強糊糊口，這麼一代一代的過去。不料遇著施有功施老爺，到了我們地方，同我們講講，才曉得皇上的國，全靠我們人家撐著的，國是我們幾千年所有，皇上不過是一時一時替我們人家做個管事老兒。若是普天下的人家，家家不自己振作，把個權柄都落在管事老兒手裡，自然那管事老兒霸起我家的產業來，制起我家的生命來。那些不愛臉的人，更幫著那管事老兒吆五喝六，大的欺小的，強的欺軟的，拆散了各處人家。人家都沒有了，還有什麼國？弄到後來，國也拆掉了，那管事老兒，卻反優游自在，再把我們人家的田地財產，他霸不住了，又整票的送到別國去。別國有別國的人家，到那時候，誰肯來管我們國裡的人家呢？所以人人先要保住了家，不能任那管事的一手霸佔。保家的法子，在乎男男女女都識字讀書，各人都學一件本領，可以得名得利。一家十個人如此，就十個人有用。十家一百個人如此，就一百個人有用。合起我們國裡，無千無萬的人，無不有用，自然那管事老兒不能欺侮。他手底下的人，比如像這豬大腸似的。也敢壞我們的規矩嗎？」

「我們常聽見這自由村上，先被黃通理先生家裡做得同朵花似的，只當還是句玩話。直到施老爺到了我們地方，同他施太太派了人在外頭天天講，天天說，照著做出，才相信，真比花都開得熱鬧。還想到自由村上來，再搬點好種過去。怎麼這豬大腸，偏挖起這塊土來？我們也一定不服。通理先生不必進省，我們兩邊的人，竟合起來拼一拼。什麼事做不到？這不是謀王造反，是要保定這塊土，才能安我們的家。安了家，才能保守我們的國。說到歸根，還是為的國，不是為家。若說我們兩處的地方小，人家有限，暫時讓過，不必這樣認真，這又不然。大地方就是小地方湊起來的，多的人，就是少的人積起來的，小的讓了，大的就失了勢；少的退了，多的就散了場子，那可就讓不清、退不完。如今正要從我們兩處小地方，打出天下，叫那大地方看著榜樣，萬萬不能退讓的！」

黃繡球聽了這篇大議論，格外的躍躍欲試，對著黃通理道：「我又要來講泰西曆史了。泰西的瑞典、挪威兩國，他那政體，叫做雙立，兩國中只有一個君主，底下立了兩個政府，各歸各的風俗，卻是政府的事同百姓的權利，彼此匹敵。奧大利亞同匈牙利兩國，也是這樣。如今將小比大，我們這地方同施有功那地方，算是兩國，也各歸各的風俗，只要辦事一樣，同心協力，就推施有功做個君主，豈不甚好？」黃通理到此身不由主，只得聽著眾人。一連幾日，擾擾紛紛，外面這般聚議。

誰知豬大腸看見委員已請了兵來，膽氣又壯，就發出幾枝火箭，捉拿黃通理這一班人。差役們奉了命，雖則不敢違拗，卻曉得外頭人多，也不敢造次。當時同委員商量。委員又同豬大腸再三斟酌。豬大腸執定不行，坐了大堂，將差役血比到三千板子，看的人一聲呼喝，登時又鬧起堂來。黃通理趁著此時，親身上堂投到。那豬大腸又嚇的縮進去，不敢講什麼。堂上堂下站滿了營兵巡察，那裡有地方上的人多？有些不懂事的官幕奴才，指揮著放槍放炮，抽馬鞭子、抽條，無奈只是人人上前，當中還擠滿了婦女、小孩子，老老少少，口稱願死不退，從衙門口東西兩面，一直到四城門，人跡不斷，也沒有個縫兒。街上大家小戶，一律閉門，愈聚愈多，不由的同潮水一般，前推後擁，就進了豬大腸的上房。委員不住的打恭作揖，上房裡的人，也不住的大聲小哭，到底抓著豬大腸橫拖倒泄，分出一條路，抓了出表。大家才撥轉頭，跟著散開。卻是這樣鬧法，並不說拆屋放火、打人搶東西，就連豬大腸，也只罵他、拖他，絕不傷他的身體，可見只都是人心憑著公理做事，不是野蠻手段。

當日大眾拖了豬大腸出來，被委員同兵勇等死命的搶鬆了手，躲入一處。委員當了對著大眾又道：「即刻打發這些營兵離開，豬大腸也即刻帶印跟我進省，替你們婉稟上司，另換好官。你們大家務必就此收場，不要驚動他的眷口。至於你們要辦的事，只管去辦，我曉得你們並不為非作歹的。」這裡大家聽了，才稍為平下心來。委員暗暗的領了豬大腸回到衙門，略為料理，果然遣散了營兵，同豬大腸一起上省。這一邊以後的事情，做書的就不得而知，要留在做後部書的時候交代。

且說黃通理這邊，見是豬大腸已去，必定還有風波，大家無不準備。

施有功那地方上的人，果然要一定合著做事，陸續就來得不少。施有功不與聞，暗地裡同施太太也幫著黃通理、黃繡球出力運動。那孔員外竟其收閉了典當，把所有家資分散大眾，也到自由村上暫住了家。黃通理便把自由村上的人，挑取一班年輕體壯的，編成義勇隊，學生們又編成學生義勇隊，由張先生、復華、黃福、黃權諸人作為隊長。黃繡球也把各處女學堂裡的女孩子編成女軍，用李振中、文毓賢、徐進明、胡進歐、曹新姑、吳淑英、吳淑美、櫻兒這幾位從中調度。又請畢太太當頭，儼如做個總統的

光景。王老娘是年紀大了，就叫他在女軍當中教授軍歌。還約了多少婦女們，任了畢太太醫院裡看護病人的職業。

黃通理又開出一番演說，道是：「幾年前頭，我發了一念之誠，感化了繡球。繡球承了羅蘭夫人的指授，就全虧他一人，用盡心思，使盡力量，拿定主意，把地方開通出來。後來又全虧張先生、畢太太極力贊助。末了遇著施有功，真就是一位大大的『托辣斯梯』，什麼事可以任他經營。我們自由村的，各種事業，沒有不成的了。誰想受了這番阻遏，為我反累了大眾，我前頭只把自由村比做破房子，好容易房子拆造得簇新，繡球他又開了個織造局，果真把各式事情從學堂上一點點的織出花頭，繡得光光致致，居然從自由村，繡到施有功那邊地方，要應著他的話，繡出全地球來。如今房子雖然又像糟蹋了些，織務又已耽誤了些，卻好比那埃及古王的金字塔，還高巍巍豎在這裡；又好比華盛頓的紀功碑，後人永不能忘。如今我們做了那美國創立新世界石的一百零一人，想要成個獨立主義，自必有幾年辛苦，將來這一百零一人的首領，自然要推我繡球。我黃通理原不能數到一百個人的裡頭去呢，但是我們這個村子，叫了自由，自由卻有個界限，界限乃是法律，人人守著法律幹事，才算得人人自由之中。法律卻不是什麼王法刑章，是人心上的公理。公理關於一國，不是只關一人一家的，不過總從一人一家做起。所以像此番大眾的事，看似成了野蠻舉動，實在為衛護公理起見，公理上有什麼爭鬧，就情願碎骨粉身，死個乾淨，也不應絲毫退讓。這是何故？因為失了公理，就失了人心，失了人心，就不成為國，沒有了國，還保得住家，做得完人嗎？大眾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苦苦的要爭，便是能伸出自由的權柄，真正叫我黃通理佩服，怎樣好把這個美名，都加在我黃通理身上？」

黃通理講完這些話，大眾歡呼贊歎。那預備獨立自治的意思，大眾就格外踴躍。黃繡球更就日夜的參酌時事，草議章程。有一晚黃繡球疲倦極了，躺在牀上，出神細想。忽聽得耳朵裡鑼鼓喧天，像就在門前的樣子，心上想道：「莫非又出什麼會了？待我領著兩個孩子去看。」便覺那雙新放的小腳，撐了出去。一看並非出會，是對面搭台唱戲。台旁掛著一副對聯，字跡挺大，遠遠看過去，認得是：

男豪女杰，上了這座大舞台，都要有聲有色。

古往今來，演出幾場活慘劇，無非可泣可歌。

一邊十七個字，看了覺得似懂非懂。正在那裡摹擬，又見台上出了一公白衣旦腳，說道：「這戲又是《水漫金山》，沒有看頭。」只聽見他大兒子黃鐘喊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他頭一句說白，好像是吾乃羅蘭夫人是也。」黃繡球才要回頭再看，已不見了戲台，斗然驚醒，在牀上十分感歎，又將那副對聯記著，仔細思量，說道：「可泣可歌的事，原要做得有聲有色。我黃繡球如今是已經上了舞台，腳色又極其齊備，一定打一出好戲，請羅蘭夫人看呢。將來好把羅蘭夫人給我的那本英雄傳上，附上一筆，叫：二十世紀的女豪傑，黃繡球在某年某月出現了。」正是：

惟有英雄造時勢，直將巾幗愧鬚眉。

後事甚多，此書也不及交代，等來歸入續編，再請看官指教。